

中国风物志丛书

上海风物志

中央社会主义学院

图书馆

★藏书★

责任编辑：齐涤昔
封面设计：薛志广
 陈天年
题 画：洪建华

上海风物志

吴贵芳 主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1 插页 12 字数 246,000

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0,000册

书 号：12077-3021 定 价：1.30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风物志丛书，是由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出版部门负责组织编纂、分册出版的知识读物。丛书内容着重介绍我国悠久的历史、众多的名胜古迹，丰富的土特名产，多采的民族风情，以及日益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新貌。

对于向往中国、了解中国、关心中国的海内外广大读者来说，需要的是真实可靠，和富于魅力。编者力求做到的也正在于此。我们希望上述读者都能从中了解到所最感兴趣的一些方面。但是应该承认的是，编纂不同于过去志书的风物志这一新的尝试，我们确无所从，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，因此，不妥不当的地方一定会有。深望广大读者惠予指正，以便经过修订，使之更切需要。

在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风物志问世以后，北京旅游出版社将编纂出版综合的《中国风物志》。这对某些更愿一览全貌的读者来说，想必也是必要的。

一九八二年九月

新型的地方志

陈翰伯

多年来，我有一个习惯，每达到一个较生疏的地方，一定要把志书找来看一看。这样，我曾经翻阅过浙江的《嘉兴府志》，陕西的《韩城县志》。当然，和当地同志谈话是获得知识的泉源，但是查查志书，却可以得到许多书面的地方史料。

但是，这些志书是不易得到的，而且编得很乱，不便索阅。更不用说其中还有不少封建糟粕。

因此，十几年以前我曾倡议重编志书，先把上海徐家汇所藏全国志书择优影印，然后再组织人力，拟定体例，重新编写。待到一九六六年狂风暴雨一来，此事当然就胎死腹中。对我个人来说，这倒也少了一点麻烦。

一九八〇年夏，我与百余同志会于太湖之滨，共议出版旅游读物的事。我又重新提起此事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中国风物志丛书的设想便形成了。

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，当然与旧志书完全不同。经过编撰人员、摄影家、作家的共同努力，它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。它是广大读者的知识之友，是旅游工作人员的案头必备，又是中、小学学生的课外读物，各级学校的老师可以从它摘取材料，挥洒自如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。

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。书中的图文，留下不少余地可供读者联想，借以开发智慧的矿藏。你可以通过它得到许多教益，从而激励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。

中国风物志丛书是一套新型的地方志。它富于时代感，图文并茂，无论如何是前人办不到的！

这套丛书的出版，将是我国出版界一件引人注目的事，一件令人欣喜的事。

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

目 录

新型的地方志·····	陈翰伯 1
-------------	-------

史 地 篇

上海风物从西陆说起·····	1
沪渎与上海港·····	8
星罗棋布的市镇·····	15
青龙镇与青龙塔·····	23
上海的旧城垣·····	29
上海港的变迁·····	34
从派克弄到南京路·····	46
上海交通话沧桑·····	55
化腐朽为神奇·····	64

古 迹 篇

唐幢·宋塔·元寺·····	81
---------------	----

城市山林豫园·····	90
龙华寺和龙华塔·····	97
上海郊县古园林·····	103

革 命 胜 迹 篇

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·····	113
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·····	118
香山路孙中山故居·····	125
鲁迅故居、墓地和纪念馆·····	134
邹容墓、宋教仁墓、宋庆龄墓·····	145

人 物 篇

一代科学家徐光启·····	157
棉纺故乡与黄道婆·····	166
嘉定侯黄遗迹·····	172
陈化成和守卫吴淞之战·····	178

工 商 篇

百年船厂数“江南”·····	183
中国的第一家棉纺厂·····	192
南京路上的“四大公司”·····	200
上海物产种种·····	208
沪上特种工艺·····	215

文 化 篇

独树一帜的上海画派·····	223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上海风物从西陆说起

上海,这个闻名于世界的全国最大的城市,人们通常认为,它是在近代突然发展起来的。很少人注意到,它也有一个悠远而多彩的古代历史。说它悠远,是指它的文明开发;说它多彩,那就是它的历代风物,而其余韵曼衍,到今天又呈现出新的绚烂。

今天的上海市位置在长江南岸的河口三角洲上,市区之外,包括上海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宝山、崇明(岛)、川沙、南汇、奉贤、金山十个郊县,总面积六千一百多平方公里。吴淞江横贯于平畴沃野之上,是古太湖的主要泄洪道。江的南岸,迤邐着一串东北——西南走向的山丘。那是七千万年前中生代后期,岩浆从断裂线涌出地面经过风化侵蚀的地质遗迹;也可以说,它是浙西天目山的余脉;人们历来称之为“云间九峰”。山丘的高度以佘山为最,不过百米左右,这当然算不上什么峰,可是九峰迤西,分布着以淀山湖为中心的湖沼群,景色明秀,上海人很珍视它。因此旧志往往喜欢用这样的描写来开场:上海“古吴之裔壤也,然负海枕江,水环山拱,

自成一都会”。

今苏州市是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吴国的都城。上海为“古吴之裔壤”，是说上海是它的边地；作为长江的河口三角洲，它有一个自西而东地冲积成陆的过程，又可以理解为是从古吴延伸出来的土地。崧泽、查山原始文化遗址的发现，说明约不迟于距今六千多年，嘉定西境，青浦、松江、金山全境以及上海、奉贤的西边缘都已经成陆。从空中鸟瞰，西北起自娄塘，东南直贯柘林，南北两条河流衔接成一条弧线；河流西侧略高于地面，正是远古时代的自然堤的遗迹。自然堤上马桥原始文化遗址的发现，又说明距今四千年前，上海的先民们选中那里作居住点时，海岸线已经离开自然堤又继续向东伸展了。



《崧泽图》

(明) 璩之璞作

公元四世纪初的东晋时代，上海海岸线在今市区的西边缘，那里曾出现过为防止海上来袭而修筑的“沪渎垒”。

唐代初年，崇明岛以其原始的东西二沙露出水面。八世纪初，海岸线到达今市区东部。今存地下砂带，应是唐开元间瀚海塘的余痕；在花木公社的严桥，还有着唐代村落的遗址。

十二世纪后期的宋代，海岸线到达今川沙、南汇县城和奉城一带，那里的里护塘，是南宋乾道八年所修、经明代成化年间加固后的残存。它同现在的海岸已经相距不远。可以说，今上海市的一千一百

万人口，约半数以上就住在这片四千年以来冲积形成的新大陆上。

水环山拱，林木茂密的上海西部，远在西周、春秋时代，就成了吴国贵族们的畋猎场地。越国的北疆也拓展到了今金山县境。上海地区不能不受到来自吴越两方面的影响。旧志说，吴的寿梦王朝曾在今松江县境起造华亭，古上海以华亭名地是从这时开始的。按秦汉有十里一亭，十亭为乡的制度，行人借此可以停留宿食；春秋时的华亭供贵族们使用，大概要算一处馆舍吧。多年之前，凤凰山南麓出土过一件青铜尊，经鉴定为春秋形制，上面的蟠虺纹饰有着浓郁的百越文化色彩。人们会想到，当年吴的贵族们在那一带游猎宴乐，会不会偶然留下这样物证的子遗呢？

畋猎在自然堤迤西举行，通常要用火来驱赶野兽，必然会把长满了野草杂树的猎场烧成空地，从而为农耕开辟了合适的场所。这无异于人们在生荒地上进行了第一遍火耕。农民来了，火耕持续下去，如小戴《礼记·月令篇》所记载的那样：“季夏之月，……土润溽暑，大雨时行，烧薶行水，利以杀草，如以热汤，可以粪田畴，可以美土疆。”这就是说，五月割草晒干，六月举火焚烧，经过夏雨浸渍，既施肥又烂除草根，改善了耕地。在铁质农具还没有被普遍使用之前，火耕处处皆同，但江南多的是水，又增加了水耨的一项程序；三角洲地带由于葑淤成陆，地力更好。这样高产田就出现了，人们称之为“𦵑”。

𦵑是由吴的贵族们占有的。其后吴灭于越，越入于楚。楚考烈王以黄歇为相，封春申君。先是赐地淮北，后来改封江东。黄歇以吴的故城为首邑，领有今苏南一带，上海是它的封地一部分。这个贵族大地主生活豪奢，供养宾客三千余人，上客都穿戴着珍珠的鞋子。在利用土地对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削上，他对上海有很大的依赖性。后人以“申”或“春申”作为上海的代称，可能是表示人

们的耿耿于怀。苏州以春申君为自己的城隍神，又说明他的余威。至于传说春申君曾在上海开凿东江支流，人称黄歇浦，即今之黄浦，那是出于后人的附会。

秦置会稽郡，治在今苏州。郡辖嚈县，包括今嘉定全境及松江、青浦北境；又辖由拳县，包括今青浦和松江南境；又辖海盐县，约相当于今金山县全境。秦始皇东巡时，驰道在今青、松一带的横山、小昆山、三泖通过。秦始皇看到人们乘舟在水上交易，大概那时候上海还没有城市。汉代刘濞据为封国，开始在这里煮海水为盐，这种盐名散盐，质量比他地出产的盭盐为高。北髀山出竹，产量不小。土特产运吴都集散，经过江汉或淮到达河南，同中原进行经济交流。估计在此时期，海盐兴起了城市，今天濒临杭州湾的戚家墩沙岸上，还有它的遗迹。那里出土的板瓦、筒瓦，弧度和尺寸



泖河（昔泖湖）

徐葆欣摄

都大于常瓦，应是汉代大建筑物上的材料。出土灰陶制成的井圈，其所在地正是汉代的市井。汉人的《风俗通义》说：人们上市货卖，要先在井上洗涤鲜洁，然后论价。因井为市，这就是市井的由来。与海盐同时，由拳也在发展之中。但不幸的是，由于局部地体下沉现象的存在，海盐逐渐沦为柘湖，由拳也陷入了谷水。汉平帝元始二年（公元二年）前后，

海盐县治被迫向南迁移。由拳虽没，后代人们在泖湖行舟，风息云开的晴朗天气，常能看到水下有石板街道和井阑。泖湖古称长谷，亦称谷水，人们怀疑水下的建筑物就是由拳故城。明代万历年间，青浦县令派人伏下水，得石甚多，用来甃城，显然不是幻景。

谷水的东面与九峰相接，其上游正是淀山湖的南口。古人认为水之滢漓不湍者为泖。整个湖泖地带堪称山温如玉，水清似镜，长谷之内冬温而夏凉，形势尤为佳胜。东汉之末，吴郡陆康作庐江太守，他同据地江淮的袁术素有嫌隙。为了预防仇家突然袭击，他派从孙陆逊代替他纲纪门户，把全家人迁住到谷水。三国吴时，陆逊以战功先封华亭侯，后来又进封娄侯（汉改嚠为娄）。陆氏上升为吴郡豪族，湖泖地带成了陆氏的田园，九峰成了陆氏墓地和家山。陆氏子孙出猎，从车百辆，甲戈耀眼，排场十分宏大。《宋书》记载：自从晋室东迁，迄于太元之世，百多年没有风尘之警，区域之内，豪家生活安定。经过孙恩战乱，到刘宋朝的大明末年，又有六十年时间得到民户繁育的机会。江南三角洲上，带海傍湖，良田数十万顷，鱼盐杞梓之利，丝绵布帛之饶，已经赶上了中原陕西。历史上的上海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

唐代以后，上海地区水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吴淞江下游宣泄不畅，湮塞情况逐渐严重。黄浦沿岸盆地的形成，使众流汇集，变得日益壮阔，它取代吴淞江而形成了近海深水的新兴港岸。上海西陆开始趋于沉寂。但是历代词人墨客没有忘怀这一带的历史风物，他们带着爱重乡土的感情，各摅胸臆，仍然就西陆诸景写出了不少诗篇。这里随意拾取数首，可见一斑。

宋梅圣俞咏华亭谷水云：

断岸三百里，紫带松江流；深非桃花源，自有渔者舟。闲

意见水鸟，日共泛觥浮；何当骑鲸鱼，一去几千秋。

明林景旸泛泖诗云：

澄湖浩淼接长天，迟日微风泛画船；浴景波涛云外起，涵空楼阁镜中悬。数行鸥鹭依晴渚，九点芙蓉隔暮烟；词客相从访古处，秦城吴塞已茫然。

至于上文还未叙及的淀山湖，它位置在上海的最西边，过湖不远就是昆山、吴江县境了。淀山湖受吴淞江吞吐潮汐的影响，泥沙入注湖内，日久淤积成山，故名淀山。清朝人作志时，说淀山已在陆上，湖面收缩，比之宋元两代，不过十分之三。今天看来，湖水依然浩瀚，据此推想，宋元时期，景象当然更加宏阔，那么，且看元人

杨维桢的题咏吧：



淀山湖畔

徐葆欣摄

半空楼阁淀山
寺，三面篷窗湖口船；
芦叶响时风似雨，浪
花平处水如天。沽来
村酒浑无味，买得鲈
鱼不论钱；明日垂虹
桥下过，与君停橹吊
三贤。

诗的末后两句，说明
渡湖要有一天的路程，垂

虹桥在吴江县界。三贤则指的是春秋时范蠡、西晋张翰和唐代的陆龟蒙。

古华亭今已无迹可循，古嚳田今仅存嚳城乡的地名，海盐废墟惟余滨海一墩，由拳故城连水底旧景亦不可复现，湖泖半成陆地，只有九峰黛色如昔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古代上海风物，仍要从西陆数起。

吴贵芳

沪渎与上海港

上海简称为“沪”，是一般人多所知道的。其实这个“沪”的名称由来久远，早于“上海”的称号。大约在距今一千六七百年前，吴淞江下游及其入海口之处，已被命名为沪渎。《古图经》上就有“沿松江、下沪渎”的文字标记。最早见《晋书》中，沪渎是作为海口防御要地，与沪渎垒之名同时并现。宋代时，这里已成为“云间东境”名区，南宋嘉定十四年（一二二一年）王象之所撰《舆地纪胜》，仍称此地为沪渎。直到宋末，沪渎之名整整沿用了十个世纪，可知比上海之名经历的时间要长得多。

为什么会有沪渎之名出现？这与吴淞江水流有关。吴淞江古名松江，亦称松陵江。它发源于太湖，东经笠泽，流下七十里，江水分为三道，上海所处的地方名叫三江口。从三江口奔流而下，直泻东海，中间并无分歧。古书上有说法，“江凡独流入海者，谓之渎”，此就是“渎”的本义。所谓渎，它的河口是呈喇叭形向外扩张，所以水势浩瀚。旧志说唐代时这里水面阔二十里，可是到了宋、元

时代，渐次减为九里、五里、三里、一里，到明代初年水面只有三十丈了。这大概是长期冲流淤泥碎石沉积的结果。

至于“沪”的来源，它原本是一种捕鱼工具。唐代隐居松江的诗人陆龟蒙在《渔具咏》序言中说：“列竹于海滢曰沪，吴之沪渎是也。”海滢就是海滨，在海滨的浅滩上插列竹栅，用绳编结起来，向岸两翼撑开，潮涨时淹没竹栅，潮落时便可见鱼被阻于竹栅边而不得去，渔人可趁此捕获。这种捕鱼工具，因江南多竹，可随手就地取材编制。可以说，设置容易而办法巧妙，捕鱼效果好，至今上海地区的南汇、奉贤等县滨海一带，仍然在沿用此法捕鱼，不过不再称沪，而是叫“簖”了。对于这种捕鱼工具，唐末诗人皮日休曾有诗描述：

波中植甚固，磔磔如虾须；
涛头倏而过，数顷跳鲋鱼；
不是细罗密，自为朝夕驱。

那时的渔人已经知道利用海水的潮汐，驱赶鱼儿自投罗网，这个古代“自动化”捕鱼工具的设计，说明了古上海人的智慧；同时也可证明，古上海的居民以捕鱼为生，多为渔民。《吴郡记》记载：“松江东泻海，而灵怪者曰沪海，亦曰沪渎。”所谓灵怪者，正是指的那些海产水族、鳞介之类。无疑古代沪渎确曾以海产而著名。旧方志物产篇中说，沪渎的海产甚伙，主要有鲟、石首（黄鱼）、鲟、鳊、鲚、鲳，尤以蟹、风蟹、蛤、螺等最著名。由此可见，沪渎这一带海口之地，很早就成了捕捞的作业区，在此地从事生产的渔民，遂之也就聚而成落。至迟不会晚于东晋，上海地区一带地方，已经散居了一些渔民的村落。

沪渎的闻名与历史上出现的几次战争，以及当时的几个历史人物在这里的作为也大有关系。《晋书》记载，安帝隆安三年（三九九年），浙江地区暴发了一次战事。有五斗米道孙恩，聚众数十万人，从海上攻破浙江上虞县，又攻入郡城会稽（今绍兴市）。晋将刘牢之渡江追击，孙恩率部众逃往海岛，从此不断进袭沿海。当时吴郡太守袁山松为加强沿海防御，重修了沪渎城垒。隆安五年（四〇一年）孙恩又从海上突袭沪渎，袁山松战死。但孙恩部众也终为刘牢之部将刘裕击溃于沪渎，孙恩因而跳海自杀。

在南朝时代，《梁书·侯景传》中也有一个同类的记载：梁元帝承圣元年（五五二年），侯景长期作乱，为萧绎大军所败，仓惶东奔。萧绎派大将王僧辩率军追赶。侯景从吴郡（苏州）逃到嘉兴，后又至松江，终被王僧辩的部下侯瑱赶上，侯景还来不及列阵，他的随众就举旗投降了。侯景带领数十人突围逃走，自沪渎入海，到壶豆洲为羊鯤所杀。

沪渎发展成为海上贸易港口，那还是唐代以来的事。唐中期，这里已经有风力推动的帆船航行于海上，沿海城镇之间，商业交往逐渐频繁。《吴郡图经续记》中说：“吴郡东至于海，傍青龙、福山，皆海道也。”沪渎西口上的青龙镇，就是一个很早就成为海商聚集的地方。至五代时钱镠的吴越国，更在沿海地方广置博易务，开展海口贸易，沪渎自然是一个重要港口。宋代时的贸易中心仍是沪渎口上的青龙镇，确是盛极一时，曾有“市廛杂夷夏之人，宝货当东南之物”的景象。直到南宋中期，才因海口东移，松江湮塞，船舶来往少了，海口贸易港的地位因而让与了东境的上海。据嘉庆《上海县志》载：“宋初诸番市舶直达青龙江镇，后江流渐隘，市舶在今县治处登岸，故称上海。”这段记载说明了沪渎的兴衰和上海得名的由来。到宋末景定、咸淳年间，上海镇已经“海舶辐辏，